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一三三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坍台

且說馬山甫忍著滿肚子的氣惱，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。原來這個輪船公司開設在老閘橋左首，專走蘇、杭、常、鎮一帶的內河小輪。馬山甫也是個有股份的東家。王安閣就是輪船公司的經理，也是馬山甫薦進去的。馬山甫平日之間和王安閣狠是要好，兩個人無話不談。這一番馬山甫受了陸韻仙的一場怠慢，心上氣忿不過，沒奈何想要來和王安閣商量。當下見了王安閣的面，馬山甫便把這件事情自頭至尾和王安閣說了一遍，要請王安閣和他想一個報復的法兒。王安閣想了一想，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主意來，便道：「今天時候已經不早，你也不必再去住在他那裡，就在這裡住了一夜罷。明天我們兩個同到他那裡去問他，看他怎樣的說法。」馬山甫聽了，只得點頭答應，就在公司裡頭將就就的住了一夜。

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是熱鬧慣的，這一夜鴛鴦瓦冷，翡翠衾寒；淒涼雲雨之台，辜負高唐之夢。翻來覆去的睡在牀上，對著一盞孤燈想起千般心事，再也睡不著。一直醒到五更雞唱，方才略略的睡著了一回。等到醒來，已經四點多鐘。王安閣陪著他吃了點心。依著馬山甫的意思，這個時候就要同著王安閣到陸韻仙那裡去問他。倒是王安閣攔住他道：「你也是個老白相了，難道還不知道堂子裡頭的情形？」

這個時候，那些信人正在那裡做他的好夢，那裡就會起來？不如等回兒，在這裡吃過了飯去罷，何必這般性急。」馬山甫聽了覺得不差，只得依著他的話兒等會再去。

王安閣見馬山甫沒精打采的，神氣十分索漠，便勸了他一番。馬山甫雖然口裡頭胡亂在那裡答應著他，卻又是咳聲歎氣的，沒有一些笑容。開上飯來，馬山甫也只吃了幾口便不吃了。忙忙的洗過了臉，便催著王安閣一同到清和坊來。

到了陸韻仙院中，走到樓上還是靜悄悄的，陸韻仙還沒有起來。馬山甫不管三七二一，同著王安閣就要闖進房去。早有一個娘姨搶步過來攔住馬山甫，低低的笑道：「馬大少，對勿住，格面房間裡坐罷。」馬山甫聽了，知道那間房裡有了客人，心上更加不快。只得回過身來，在對面一間房間坐下。那娘姨也連忙跟了過來。

馬山甫對著他冷笑道：「你們這裡的空房間也多得，為什麼你們先生定要把住夜客人留在我住的這一個房間裡頭，這是個什麼意思？還是有意要和我過不去呢，還是怎麼樣？」那娘姨聽了呆了一呆，便笑道：「馬大少，勿要動氣。倪先生一逕搭耐蠻要好，洛裡會有心搭耐過勿去？昨日仔格個客人，吃醉仔酒，坐勒浪格間房間裡，一動才勿肯動，倪也只好讓俚去歇。」

馬山甫聽了，想了一想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先生為什麼不叫他到別個房間裡去吃酒，一定要占我的房間呢？」那娘姨又分辯道：「勿瞞耐馬大少說，格幾間房間才是幾個客人老早就定好來浪格。」馬山甫不等說畢，又道：「就算竟是如此，也要等客人來了再說讓的話兒，為什麼又要預先叫我讓呢？況且到了後來，我要叫你們先生出來問他一句話兒，你們先生又為什麼不肯出來呢？」那娘姨一時支吾不過來，只得吞吞吐吐的道：「格號事體，倪也勿曉得倪先生心浪到底那哼格道理。」

晏歇點等先生自家來搭耐說末哉！」馬山甫聽了便不開口。

王安閣插口問道：「你們先生起來沒有？」那娘姨道：「起來格哉，勒浪有點事體。對勿住，馬大少，請坐歇。」王安閣又道：「看這個光景，是昨天晚上有了住夜客人，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還陪著客人沒有起來？」那娘姨聽了笑了一笑，也不說什麼。

兩個人等了一回，聽得對面房間裡頭有男子咳嗽的聲音。接著又聽得陸韻仙的笑聲「支支格格」的，也不知他和那男子說些什麼，卻不見他走過來。只氣得馬山甫心頭出火，鼻孔生煙，恨不得跳過去一把把陸韻仙抓了過來。又等了好一回，方才見陸韻仙慢慢的走過來，鬢髻怪松，衣裳不整，紅添頰上，春透眉梢。見了馬山甫，淡淡的叫了一聲，又向王安閣把朱唇微微的動了一動，便一屁股回身坐下。

馬山甫一股盛氣的問道：「你昨天吃酒客人倒多得很，統通都來了沒有？」陸韻仙不慌不忙的答道：「自然來格晚，阿有啥勿來格道理。勿來末，也勿要搭耐商量房間哉。」

馬山甫起先的意思，原只要陸韻仙自家認個不是，一天的雲霧就也都消散了。

如今聽了陸韻仙的口氣說得甚是輕鬆，好像沒有這件事情的一般，不由得上又添上了幾分煩惱，便冷笑道：「昨天我走的時候，明明看見幾個房間裡頭都是空的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陸韻仙慢慢的說道：「才是客人先付仔洋鈔定好來浪格。倪堂子裡向規矩，客人吃酒付仔現洋鈔末，賽過就是定房間，隨便啥人總歸要讓還俚格。」

馬山甫道：「這也罷了，為什麼吃酒的客人還沒有來，就先要占我的房間，難道別個房間不好吃酒的麼？」陸韻仙聽了頓了一頓，說不出來。

馬山甫又道：「這些事情也還罷了，總都不必去管他。但是昨天晚上我要請你出來，和你講句說話，我竟不肯賞我的光。這個道理，今天倒要請你講給我聽聽。」

陸韻仙聽了眉頭一皺，口中說道：「喔唷，耐格閒話倒來得希奇篤呢！阿是耐今朝有心要來扳倪格差頭？昨日仔耐叫倪格辰光，倪剛剛來浪應酬客人，嚙撥工夫呀！」

勿是實梗末，阿有啥勿來格！」

王安閣在旁聽了半日，一言不發，聽到這個地方實在忍不住，插進去說道：「你這個話兒倒也不錯。吃了堂子飯，姓張的跑進來也是客人，姓李的跑進來也是客人，大家都是一樣的客人。應酬了這一個，也要應酬那一個。最不好是應酬一個，得罪一個。做了個信人，連個客人都不會騙，這樣的人，也就是個飯桶了！」

陸韻仙聽得這幾句話兒有些棱角，知道是有人罵他，便回過頭來打量了王安閣一眼，對他笑道：「格位大少尊姓？」王安閣道：「我姓王，去年不是馬大少常常在你這裡請我吃酒的，怎麼你又不認得我起來？」陸韻仙笑道：「對勿住，王大少，勿要動氣。倪有啥閒話勿到家格場化，請耐王大少爺包荒點。勿瞞耐王大少說，倪格碗把勢飯格末叫難吃！王大少，耐想囉，客人篤跑到倪堂子裡向來，大家才是一門心思。看見倪搭再有第二個客人，心浪總歸勿舒徐格。倪應酬格面格客人，歸面格客人噴來浪勿高興；應酬仔歸面格客人，格面格客人噴來浪說閒話，叫倪應酬啥人格好呢？王大少，耐想想看：耐做仔倪，那哼一格弄法？王大少，耐勿是把勢出身，洛裡曉得倪堂子裡向格苦！」這幾句話兒，把王安閣頂得閉口無言，心中暗想：這個東西真是混帳，平空的取笑起我來！卻又不好和他認真，只得冷笑了一聲，一言不發。

馬山甫見陸韻仙說得十分乾淨，竟絲毫不肯認錯，只得氣憤憤的說道：「不用說了，說來說去總是你的理長。總而言之，別人在你這裡走動，你就當他是個客人。」

我姓馬的在你這裡走動，你就當我不是個客人！我姓馬的是不出錢的，白叨你們的光！」馬山甫說到這裡，正還要說下去，陸韻仙佛然變色，立起身來對著馬山甫搖一搖手道：「馬大少，耐格號閒話才勿要來搭倪說，客人篤到倪堂子裡向來白相末，生來要出銅鈔格。耐看見啥人勿出銅鈔格呀？尋仔開心，再要勿出銅鈔，上海灘浪也嚙撥格號規矩呢！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跑進來格才是客人，倪阿好趕俚出去？耐馬大少肯照應倪，倪野是實梗樣式；勿肯照應倪，倪野是實梗樣式。獨有耐末，總歸是實梗枝枝節節，阿要鴨屎臭。」

馬山甫平空被他搶白了一場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雙眉倒豎，面泛濃霜，一時間卻又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大聲說道：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！你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就算是你的應酬客人。其實你不願意，只顧爽爽快快的講就是了，何必做出這個樣兒！」

去年二月裡頭和我講的話兒，也不知是那個混帳東西的口中講出來的。我只算自己糊塗，上了你的當就是了！」

陸韻仙的意思，本來原是有心激怒馬山甫，好叫他從此不來。如今見了馬山甫這般生氣，正中下懷，不慌不忙的在那裡看著他冷冷的笑。聽了馬山甫說出這幾句說話來，剛剛梟了他的痛瘡，不由得面上一紅，兩朵嗔霞從腮頰邊直泛過來。略略的頓了一頓，也大聲說道：「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來格才是客人，嚙撥啥格願意勿願意。倪也蠻明白來浪，耐來浪倪搭做做勿高興哉；勿知看中仔格啥人，要想跳槽過去，實梗洛碰碰扳倪格差頭。格末老實搭耐說仔，上海灘浪像耐實梗格客人，蠻多來浪，嚙啥希奇。耐高興多照應照應，勿高興少照應照應，倪也勿見得來拉牢仔耐！客人有仔銅鈿，勿怕做勿著信人；信人掛仔牌子，勿怕做勿著客人。耐心浪勿高興末，隨便耐去耶哼末哉！耐說上仔倪格當，倪倒問聲耐：耐到底上仔倪啥格當哉？阿是倪騙仔耐格銅鈿呢，還是騙仔耐格人？就算耐真格上仔倪格當末，也是耐自家情願上當格，勿關得別人啥事。」正是：

妙粲蓮花之舌，氣煞瘟生；橫遭白眼之譏，傷心冤桶。

不知馬山甫說些什麼，請看下文便知分曉。